

听风

文/杨葵

起风的时候,正路过河边。两岸各植了两三排柳树,年纪嫩,还没主心骨儿,被风刮得点头哈腰。傍晚时分,夕阳仍炽烈,桥上的水泥护栏、石头墩子,被夕阳的光线透透一泼,暖暖的,也懒懒的。

过了桥再走不了几步,是间巨大仓储超市,停车场也是美式的巨大,车场本身都有绿化带,四周一围枫树,中间横平竖直的冬青灌木,兼作隔离带。这里平时熙熙攘攘,人们推着、抱着、拎着、拖着采购物,在密集的车辆间穿行,也有三三两两埋在后备厢里整理存放,热腾腾的生活气息。这风一刮,人间景象倏忽变了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”的仙境,只听到枫树摄影之声。想起枫树别名“摄影”,《尔雅》里说,“因枫叶遇风则鸣,有摄影作声之故。”

同样萧索的,还有超市门前小广场上千百条绳索搭的儿童攀爬架,二十米长,五六米宽,六七米高,绳索中间绑了些木制踏板、软梯,还有几截可容儿童钻过的塑料圆筒。往常,架上是一惊一乍的孩子们,裆部系安全带,教练领着爬得满头汗;架子下面一排木长椅,父亲母亲、爷爷奶奶,咧嘴露牙舒眉,要把自家孩子盯融化了似的。此刻空无一人,风强时,软梯东摇西晃,好似发出声响,谛听细观,却又寻不见声响的由来,连带之前的摄影之声,是视觉带来的幻听么?

平时没资格坐这长椅,借风天无人,把衣领竖了竖,踏踏实实坐下听会儿风。

没规律的哨音,说来就来,说走连个准备也不给,根本划不出一条明确的生灭线。等真坐住了,心

静了,听觉也远了去,竟似又越过那一围的枫树,听回河岸那几排幼树,发出的居然是松涛声。这是真幻听了。

风声里也有人声的,这回不是幻听,确实有人。此前只囿于一瞥,匆匆路过的心行,当然容易遭遇仙境;可是坐住了啊,总会有人的,这是都市啊。

窃笑声,一个姑娘左手左耳在打电话,右手摁住直欲飞去的窄檐儿帽。咳嗽声,两名壮汉各叼根烟,由远及近,烟火星于风中飞散。高跟鞋跑过水泥路面的嗒嗒声,一对新人,男着正装,女着婚纱,裙摆拎在腰间跑,还有扛三角架的、拎化妆包的随着跑。电动自行车行进的滋滋声,送外卖的老哥,一身红色印有公司标志的连帽防寒服,车后座固定了保温箱,飞驰而过。呵

斥声,车场入口处,管理员阻拦一辆意欲逆行闯入车辆。金属撞击石头声,车场一角,孤零零一辆超市专用手推车,劲风之中撞击马路牙子,一次紧似一次。

说是听风的,又跳至视觉了。视听和大脑中枢一通互动,分不清何实何虚。风本身有声音么?它要借这些人、这些物来显现。也还不行,光有这些人、这些物还不行,要靠我的视听、我的感觉完成这一次显形。干脆这么说吧,我就是风了。

天擦黑了,风愈寒,声愈静,这个城市的一个停车场,停车场的一张长椅上,我兀坐,告诉自己今日寒露。风声是虚,风后之寒却实在,正细细密密,一丝一缕往骨髓里钻。■

片刻光阴

文/竞舟

到临了,每个女人心中都会保留一些残缺不全的感情故事。这些故事让女人感念一辈子,遗憾一辈子。直到皱纹爬上额头,走路时全身关节发出咯咯声响,它们仍是女人长夜中的灯。

也许,某个慵懒的假日午后,女人会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疑问扰动,失去平静。女人坐在自家阳台上,望着夕阳,往事像余烬将她环绕,温暖而忧伤。

女人想,假如某年某月的某个故事发展下去,我现在会在哪里?这样想着,女人脸上出现了泪水,泪水之后是浅浅的微笑,笑容下面覆盖了一层久不见的红晕。一个年轻英俊的面孔浮现在眼前,此刻的女人,沉鱼落雁。

夕阳离女人的脚尖一尺远。如果此刻女人动一动身子,仍可追上那已十分稀薄的光线,让温暖在身体上多停留一会儿。女人没有动。她一辈子都不曾迈开追逐的脚步,只给自己幻想和回忆的权力。

女人终身与感念和遗憾为伴。也恰恰是这些,支撑女人在寂寞的旅途中顽强地走下去,直到最后一颗泪珠滚出眼角。

有时候,命运也会在不经意间出现戏剧性的场面。

比如,多年前的那个人又出现了,并且保持那份毁灭性的热情。这时候,女人多半会受到感染,义无反顾地抛弃一潭死水,扑进一条不知流向的河流,重新开始生活。

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。可是开始之后又是怎样的呢?一个棘手的问题。言情小说家从来不去惹这个麻烦,他们总是把故事的开头部分告诉人们,就匆匆画上句号。至于故事结局,只悄悄让它在荒郊野地或深宅小巷中独自发霉。

听老太太们聊天,类似于收藏家在旧货市场里淘宝,或游走在一片废墟中。旧镜框,旧炊具……上面都蒙着一层苔藓。每迈进一步,都能踩到某个已干枯的故事后半部,最硌脚的是那些废铁疙瘩般不朽不化的诺言,令人唏嘘良久。若是有心人将它们收集起来,日子久了便是一个哲人。

夜深人静,翻检出那些散发霉味的故事,却发现,所有的故事都大同小异,另辟蹊径的少而又少。

因此,世间永远是人多故事少。许多人苦心经营一生,最后只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,甚至是不断重复自己曾走过的路。

有这么多故事放在心里,但要一一细说,却不知从哪说起。无论从谁说起,其实都一样。打个比方,女人就像一只拴了线的砝码,受到外力撞击后,沿着以线长为半径的轨道旋转起来。转呀转,当惯性消失,砝码停下来,睁开眼睛才发现,争取了那么久,承受了那么多,最终没能越出命运轨迹一公分。眼前的一切还那么熟悉,就像刚才坐在阳台上打了个盹,自己没任何改变,改变的只是时间的刻度。

回头看看墙上的挂钟,该做晚饭了。再过一会儿,老伴就会提着鸟笼出现在门口。旋即,嘶哑的嗓音带着浓重的烟草味直扑厨房而来,吃什么?

女人在厨房里应答着,心里生出许多感慨。女人想,这日子怎么经不住过呢?眨眼工夫,青涩就过到了烂熟。■



祈祷的生命
画作/唐樱

明黄色之舞

文/刘荒田(美国)

美国加州北部小城核桃溪,和旧金山距离不到50英里,但论植物的色谱,不知丰富多少。在旧金山,秋天难得看到一棵通体如火的枫树,核桃溪却触目皆是。岂止红枫,路过任何一处花木扶疏的街道,从褐色到朱红一个谱系完完整整地呈现。一个秋天,在大面积的绿之外缺乏“异色”,即使搬出“空翠湿人衣”,“苔痕上阶绿”等诗句为“绿”张目,也未必讨好。成熟季的红,有如男人的血性,快意恩仇,说一不二,看着顺气。一年到头绿之外还是绿,诚然温文尔雅,但嫌单调且懦弱。

整整一个11月,红色汪洋恣肆,淹没了街道,公园和山坡。常绿的花旗松知趣地退避,栅栏前的扶桑花,略加收敛,红艳艳的花开得相当谦卑。早上8点,我驾车送外孙女上幼儿园,路过一个十字路口。初升的太阳君临,光束从枫林中穿透,各个层次的红色,被日照加工成绚烂至极的云蒸霞蔚。斑马线上,光斑浮动。朝拜般的鸟声中,几

个慢跑的身影被树的光华融化了。正是上班时间,车子繁忙,但到了这里,四面在“停车”标志旁边的车子,都故意停得久一些,为了欣赏可遇不可求的华丽。跟着后面的车,居然没一辆按喇叭催促。

好了,说话间到了12月。雨季来临。昨夜下了半宿的雨。早上开窗,没一处不湿,檐下的水滴,悠长的节拍含着期待,似乎要呼应什么。瞬间,歇过气的雨又鼓起余勇,漫天的雨丝洒下,沙沙之声,略似故土田野最早的蛙鸣,檐溜就此有了着落,为雨声标出拍子。我打开大门,雨帘里,一棵糖枫下,由红变枯褐的叶子铺了厚厚一层,心里想,色彩的轮流执政,该到此为止了吧?

不料,才走出屋门100米,大大地吃惊!哪里冒出如山如海的黄叶?平日不是见不到,但那些落叶乔木,都小家碧玉的模样,竖在街旁,为石阶供应的只是小额,且都在夜深人静的夜间悄然下坠,何曾这般明目张胆。造成视觉震撼的,

先是颜色的纯粹,正宗的明黄,不掺一点杂色,连霜造的褐斑也难以看到。菊花里有一种姚黄,花瓣仿佛涂上蜡,黄得亮堂堂,眼前的黄就是这般。其次是多。车子下山那阵,雨稍歇,大风刮来,黄叶的巨浪汹涌而起。这是树上树下的夹击,树上的叶子借风势汇集,成为波浪的前沿,早已委地的厚厚的累积,被风兜底掀起,成为波浪的底部。二者组合为巨大的横放的问号,夹带着被雨后日头滤过的金色粉尘。黄浪往大路上卷去,再向路旁的屋宇蔓延,一时间,天地变色。离我100米的一辆跑车,仗着转动灵巧,要和黄浪周旋,但须臾间,车子被叶子埋了半截,慌忙拨方向盘闪避,从斜刺逃离。我在后面看着,哈哈大笑。

开车一路,才明白红叶的家族与黄叶的家族并不交集。怪不得红的自红,黄的自黄,各循自己的生长秩序。红叶并非由黄叶变来,反之亦然。红叶当令时,黄叶韬晦,是

为了酝酿属于自己的哗变,时间定在此刻。黄色一族,由什么树木组成?该由植物学家来解答。我只认得出银杏,它无疑是主力,其次该是槭树家族的若干成员。

20多年前,有一次,我把车停在唐人街的偏僻处,坐等买菜的妻子。一片银杏叶,轻盈地飘,在前窗落定。我大吃一惊!这不就是生命进入秋天的信号吗?回家写了首短诗,探究这片叶子为何黄得这般触目,有一句是:“莫非是绿卡上的绿所蜕变?”今天,车子上落的黄叶少说也有上百,却没心思推敲出处。尽管也吟咏了“雨中黄叶树,灯下白头人”,来不及伤感,就倾心于“黄”的壮阔与凌厉。

呼应节令的黄叶翩翩而舞,红叶亦然,绿叶就没了份。如果辞枝是终结,叶子的舞蹈是死亡前的最后表演。如此纯粹,又如此天娇,尽情,黄叶死而无憾。尽管舞蹈的主宰是风,而不是自己。■